毛詩正義卷第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小雅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變小雅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湛露四章章四句至諸侯　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不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貝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因[illegible][illegible]之義也下三章乃分[illegible]說之二章言同

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　之則止三章言庶　卒章言二王之
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
湛露斯不晞所在之物揔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
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
之後同為天子所尊尉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
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
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雖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
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至無歸
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
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嵬峩然威
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
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
得歸也　傳湛湛至陽日　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興王隆
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以陽能乾物故知日也　箋露之至而晞
正義曰露之所霑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揔下文故箋亦順經直

正義曰露之所霑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摠下文故箋亦順經直

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　傳夜飲至湛宗　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湛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今而　也　箋天子至大燭焉　正義曰申毛之

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
子與族人燕爲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
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湛
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
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
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爲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
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
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
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
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揔而言之　湛湛至
載考　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
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
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寛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
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
箋夜飲至不成　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

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實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
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耳故
以庶姓揔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　正莊二十二年
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
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荅張
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
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饗君必卜示
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
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
故得爲證也　湛湛至令德　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彼
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
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
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
無過差　其桐至令儀　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木當秋成
之時其子實離離然[illegible]蕃多以興其杞也其[illegible]也二君於王燕

箋夜飲至不成　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

之時其薦俎衆多而[illegible]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其實至陔節　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賓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絶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禮賓醉乃出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内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晩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内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　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食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

之　箋諸侯至征伐　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爲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爲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　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

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

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
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
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
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
己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
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
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
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
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
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
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
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
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
十玈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爲揔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
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橐之乃載以歸

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櫜之乃載以歸

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爲揔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揔也鄭亦首章爲揔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　彤弓至饗之　毛以爲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旣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旣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旣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鍾鼓旣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　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　傳彤弓至言我　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

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玈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玈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既是赤則知玈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體同異未聞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玈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玈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玈弓當周禮之王弧安得賜玈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玈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玈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射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

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受藏之以示子孫也　箋言者至反入　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　箋王意至序之　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　箋大飲至早朝　正義曰饗者亯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酬如命數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酬數禮成而罷故

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射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

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
也 傳右勸 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
未得名爲勸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
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旣非
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爲饗以報其功故左
傳曰以覺報宴是也 箋右之至之謂 正義曰案燕禮云主
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
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
肺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
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
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爲醻賓故
此右之爲當獻賓旣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
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箋飲酒至厚勸 正義曰
案燕禮賓旣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 賓坐取
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

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
酧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
人酧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
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酧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
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
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至樂之矣　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
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
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
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
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
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
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
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
之情而作歌耳　箋樂育至官之　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

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為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為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為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至有儀

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彼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

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
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
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
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
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　傳莪蘿蒿　正義曰釋草云莪
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
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
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　箋官爵至見接　正
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
爲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爲君子以禮儀接己也
箋古者至得意　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己之辭故爲得祿也言古
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
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
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
相與爲朋非揔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

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
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
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
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
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至則休　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
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
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
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
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
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盡中國微矣　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
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
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
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
詩別主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

道同故俱言鈌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

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後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

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六月至王國　毛以爲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旣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强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用是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旣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强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令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　傳棲棲至戎服　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爲簡閱貌也日月爲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　箋記六月至弁服　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

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
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
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
之車闕車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
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
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
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
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
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
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
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
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
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其服蓋韎布以
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靺韋之弁其服蓋靺布以
爲衣而素裳不靺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

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
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
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
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
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
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
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
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箋于曰至封畿
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其曰也毛氏於詩
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至天子　毛以爲宣王之征
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
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
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已爲
天子之大功也　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餘同　傳物

毛至用師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　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篤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騂是中騧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傳師行三十里　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車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至王國　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爲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　鄭唯據吉甫爲異

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　鄭唯據吉甫爲異

玁狁至啓行　毛以爲王師巳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爲大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　鄭唯據吉甫爲異　傳焦穫至玁狁　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　箋匪非至大恣　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當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爲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

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
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焉曰千里之鎬猶以
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
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傳鳥章
至旐者　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
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
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
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旃旌
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
則通名　箋織徽至著焉　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
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
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茷央
央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旐書名於末以爲徽織知者司
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
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

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徽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旆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縿長一尺畫鳥隼旆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今小皆本之建旗故

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
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
行百官建旟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
仲夏教茇舍辨號名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
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
至伍長是將帥以下自伍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
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
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
旌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
旌旂謂之爲號此唯有三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
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
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
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
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鄉以州名者謂

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 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 傳夏后至先良 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 箋鉤鉤鞶至未聞 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制故云同異未聞 戎車至爲憲 毛以爲王征玁狁旣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叙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

旣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旣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用其才略可爲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爲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　傳言逐出之至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强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至孝友　毛以爲吉甫逐出玁狁遠去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旣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炰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閒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

其歡又加之以炰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
維復誰在其中閒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

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
亦所以為美也　鄭唯據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時
所有侍者諸友恩舊之人以此為異餘同　箋御侍至勸之　正
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
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
之　箋張仲至孝友　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
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
孝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　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
征蠻荊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
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己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
其義一也　薄言至鞗革　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
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
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彼采之也以興須人為軍士我薄
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
其家教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

召得車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矢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　傳芑菜至用之　正義曰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脃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田上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

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
解菜之新田耕其田上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

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
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
殺草亦名爲菑也鄭謂爔菑南畝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菑也
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　箋宣王至盡起
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
王之亂荆蠻内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
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
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
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
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
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
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内不
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
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　傳輿赤至樊纓　正義

曰朖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方叔至葱珩　正義曰言方叔爲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軝錯置文彩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鑾之聲瑲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葱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　傳軝長至文衡　正義曰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

義曰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
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

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爲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爲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　傳朱芾至斯劣矣　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二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　箋命服至衣裳　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

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
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
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
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
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
誤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至闐闐 正義曰鴥然而疾者彼飛隼之
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
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
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
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則陳閱軍
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
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
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遂敗蠻荆及
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 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

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 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

鶉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機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 傳鉦以至動之 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鍾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箋春秋至禮一 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降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



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蠢爾至來威　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荊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讎怨列國之大尚致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如霆之發

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
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如霆之發

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
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荊皆使
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　鄭以爲猶謀
也軍之道亦謀也　傳蠢動　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
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　傳五官至之老　正義曰曲禮
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
稱老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
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　正義曰以
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
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
者揔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境土是爲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
爲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
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
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
三監既定即爲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

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
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
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
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
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
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
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
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
耳言脩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
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
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
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
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
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
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

圭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
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

故云駕焉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旣至東都諸侯來
會五章言田罷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意揔
歎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
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卽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至
徂東　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旣堅緻矣我戎馬旣齊力
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爲我駕焉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
侯行會同也　傳宗廟至尚疾　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
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
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旣
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耳李巡曰祭於宗廟當
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
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
而已　田車至行狩　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旣善好四牡
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爲我
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旣會諸侯又與田也　鄭

唯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　傳甫大至之道　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寛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旣爲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轚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内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

茇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三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

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第三表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
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
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為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為左右
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
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
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
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
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
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
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
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
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
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
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
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為防以葛

之是殺禽㪷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
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

覆質爲槷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
令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
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
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
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　箋
甫草至甫田　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
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
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
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
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至于敖　毛言宣王欲
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
爲讙譁唯數者有聲嚻嚻然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
當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
禽獸於敖地也　鄭以于爲曰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　傳之子

至有聲　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
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
之屬矣傳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
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
狩者是獵之揔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
發意嚮東許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
云嘽嘽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　箋于曰　正義曰傳之訓
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是
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
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至有繹　正義曰
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
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
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
傳諸侯至曰同　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
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

傳諸侯至曰同　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
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

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
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
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
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注云時
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
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
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
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
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
及此連言之
決拾至舉柴　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
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
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
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
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

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詩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揔名　箋佽謂至相得　正義曰傳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　箋既同至積禽　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主皮是也　四黄至如破　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黄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衣猗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駃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箋言御者之良　正義曰駟驖云六轡

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
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箋言御者之良　正義曰駟驖云六轡

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
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猗乃
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爲說也　蕭蕭至不盈
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
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
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
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　傳徒輦至力取　正義曰諸徒皆爲徒
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
依而爲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
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
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以
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耳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
爲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以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
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

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䯚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䯚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三者皆為逆射不獻者

虘衍字也定本亦無虘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

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

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三者皆為逆射不獻者

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獮者無之自

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

十以君之獮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賔客

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鄉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

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鄉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

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

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

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至大成　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

聞而率其所部無諠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

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　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　箋晉人

至無聲　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伐鄭次于

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

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至上焉　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

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

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愼微即首章上三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揔之時述此愼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機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爲之祈禱能謹愼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至羣醜　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之强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

傳維戊至禱獲　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

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
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
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
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愼
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愼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
是謹愼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
獸而獲之
吉日至之所　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
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
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
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　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
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
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　鄭唯以麌爲獸名爲異耳　傳外
事至差擇　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
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
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

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
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
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

至春分馬在廄乎擇馬不必在廄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廄擇則謂
識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
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
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差擇釋詁
文　傳麀牝至衆多　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鹿牝曰麀
也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　箋麕牡至言多
正義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
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
麇是爲麋牡曰麌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牝之下本或作麋牡
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麔牝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
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
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
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
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亦破字
則鄭本亦作麌也　瞻彼至天子　毛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

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麎麌字破字
則鄭本亦作麌也　瞻彼至天子　毛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

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
者其趨行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是其甚有也旣而驅逆之車
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
也　鄭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麎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
麎餘同　傳趨則至二曰友　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
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也周語
曰獸三爲羣故二曰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
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
必要三也　傳驅禽至天子　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
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駟驖箋云
奉是時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
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
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旣張至酌醴　正義曰
虞人旣驅禽待天子故言旣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旣挾我天子
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下又殪此大兕也旣殺得羣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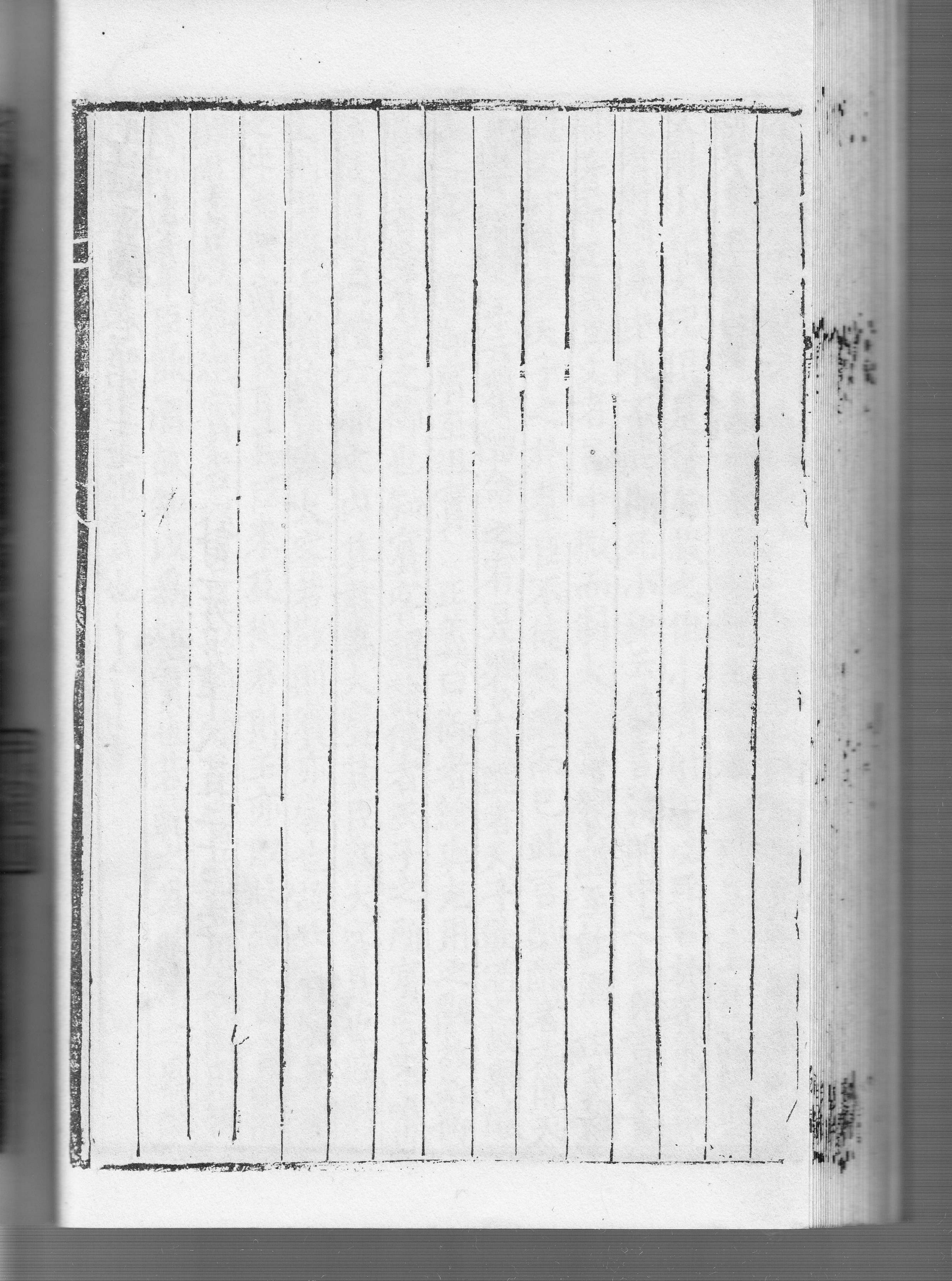
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羣臣飲時爲俎實也　傳殪壹至
制大　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
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
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
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　傳饗醴至飲酒　正義曰
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
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
言之也　箋御賓至俎實　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
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
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是也彼對
文則君爲大賓故臣爲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
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
醴羣臣以爲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
爲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漬之爲醢
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燎之爲醢

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七

計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頴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黄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　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令還歸本宅定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爲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揔言焉經序參差者敍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所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　箋宣王至是務

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爲始者以宣王撥亂而起明其王先招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鴈至鰥寡

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

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
已已當行焉　傳大曰鴻至寒暑　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
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
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
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
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
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
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
厲王也　箋侯伯至美焉　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
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
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
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
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
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
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注云歲者

巡狩之明歲以為始自五年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二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令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揔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

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
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遺揔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

耳　箋可憐至依附　正義曰以下別言鰥寡明此可憐之
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
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爲類同在哀此
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
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
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
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
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
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至安宅　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
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
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所以得安處者其是子
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
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
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其辭而
美之　傳一丈至爲堵　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

義言耳五板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
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
一丈是板廣二尺也　箋春秋至六尺　正義曰傳以一丈爲板鄭
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
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
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
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
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
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
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
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
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
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
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

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
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

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
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庭燎三
章章五句至箴之　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
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
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
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
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
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
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
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
之汾沮洳刺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箋諸侯至早晚　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雞人告
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令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
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
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

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
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
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
也不得以時爲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爲美明美者美其勤於
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爲箴也　夜如至將將　正義曰宣王
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
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
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
鏘鏘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
傳央旦至大燭　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
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
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
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
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
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

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從艾
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

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
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　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
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
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
曰大燭門内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
名之明在門内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
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
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
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箋芟末至雞鳴時
正義曰箋以傳云艾久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
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
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
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刈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
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夜未至於旦
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

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文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沔水三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迊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迊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爲善也 箋規者至盡規 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至父母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爲今更不然鴥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

止則止飛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　傳水猶有所朝宗　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　傳邦人至父母　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

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
云我同姓異姓諸侯揔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
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是
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
父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至弭忘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
旣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大者僭放
恣無所事旣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鴥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
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
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則起
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　傳言放縱無所入
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
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
云旣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
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留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

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
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

集注云放恣　鴥彼至其興　正義曰鴥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
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
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
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僞之言使人見怨咎
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
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侯伯何以不當察之
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
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　箋好詐至怨咎
正義曰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
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
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
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
觀經而異文　鶴鳴至爲錯　毛以爲言鶴鳴於九皐之中其聲
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皐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
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

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蘀我所以觀焉以興我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觀又佗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興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臣輔以成治猶寶王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　鄭唯次二句爲異餘同

箋皐澤至鳴聲　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睦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鵞長脚青翼

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傳良魚至在渚　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　箋此言至則出　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敎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傳穀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爲之穀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祈父三章章四句

正義曰經三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　箋祈父至職同　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

眚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至止居　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　箋此司馬至之士　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為祈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

禄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禄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禄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　傳宣王至爲敗　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

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　箋我乃至之士
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
喻也當爲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
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
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
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有虎士八百
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
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
閑梐枑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
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
力虎賁之徒旣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
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
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
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
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

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
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
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
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
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
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
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
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
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
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至尸饔　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
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
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孰食
以奉父乎　傳孰食曰饔　正義曰對例則飪爲孰散則通
此云尸是陳之辭明孰食故可陳也　箋己從至供養　正義曰

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己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彼爲論饔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駮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皎皎至逍遙 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 傳宣王至縶絆 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羈靮鞅靽杜預云在後曰靽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靮也 箋食我場中之苗 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此宜云圃

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
名場也　皎皎至遁思　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
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責之
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
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
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
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　傳賁飾箋易卦至白色　正義曰
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爲山
離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
云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
相飾成賁賁然是也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
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爲馬之貌賁賁不宜爲人之貌蓋謂其
衣服之飾也　皎皎至遐心　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
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戒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
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

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
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
與之有恩恐遂疏己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絶　傳空大　正義曰以谷
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
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遥及於焉嘉客
爲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
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　箋毋愛
女聲命　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黄鳥三章章七句　箋刺其
至不固　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
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
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
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
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
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
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

之事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至邦族　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己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己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己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己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不可至諸兄　毛以爲婦人既被夫棄己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　鄭唯不可與盟爲異　傳不可至之道　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　箋明當爲盟盟信　正義曰易傳者以

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旣盟復背此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

傳婦人有歸宗之義　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没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箋刺其至之俗　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

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寛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揔一國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至邦家

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蓫苗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鄭唯上二句記時爲異餘同　傳樗惡木　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爲薪是惡木也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己適人遇惡人也　箋樗之至責之　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蓫苗

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
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
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
不思汝老父之命　箋遂牛蘈　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
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不思至以異　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
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
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
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
於人也　傳葍惡菜新特外昏　正義曰陸機疏云葍一名葍幽
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烝
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昏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
箋不以至媵之　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
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
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
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

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

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

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
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
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
當有姪娣媵也　斯干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
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　正義曰作
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
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
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
脩宗廟室是揔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
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孔疏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
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
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
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
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

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

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

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　箋考成至

先祖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

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所衆而皆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

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

廟群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依焉則而以禮釁塗之其

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群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

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

事廟則既爲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爲歡燕使人得處焉

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爲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

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祭之名雜

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

鐘饗食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

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
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
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文鄭
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廟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
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
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
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
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宜王成室之時與羣臣
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
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
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
敍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敍之 秩秩至猶矣
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
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
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

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
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
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　鄭唯無相詬病爲異餘
同　傳干澗　正義曰釋山云山夾水曰澗不訓干爲澗正以秩秩
爲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爲澗也漸卦鄭注
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爲舊停水處與此
異也　箋國以至深山　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
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爲體正謂民間饒足非
聚材於官民取官材也　箋言時民至茂矣　正義曰以竹言苞
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穊松葉隆冬而不凋故以
爲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　傳猶道　正義曰釋詁文　箋猶
當至詬病　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
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
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

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至爰語　毛以爲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戸或南其戸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　鄭以爲宣王既已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宫内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戸比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戸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戸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戸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　箋似讀至先祖　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宫室故云謂已成其宫廟也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爲先故知已成其宫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

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
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
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
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
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
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揔之明先祖
之文兼通諸廟也　傳西鄉戶南鄉戶　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
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
推此有東鄉戶北鄉戶也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　箋此築至南
戶　正義曰以上爲立廟故此爲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
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
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
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
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
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

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

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
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
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
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
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
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
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
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
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
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
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
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
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
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

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及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旣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　箋於是至安樂

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至攸芋　毛以爲王本作君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旣投土於版

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君子寢既
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
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　鄭以爲揔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
蓋爲異　箋約謂至搯土　正義曰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
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裙也此椓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
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椓謂搯土者
取壤土投之板中搯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
從手　傳芋大　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
光大　箋芋當至覆蓋　正義曰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之聲
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爲君
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覆故云其堂室相
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
至攸躋　毛以爲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辟翼然如矢之鏃有
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
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

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
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棱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
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
取喻也　鄭以此章主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
喻之棱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　傳棘棱廉　正義曰
言棱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　箋棘戟至翼
時　正義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
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
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
暑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天期效鳥
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之時必舒
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　傳躋升　正義曰
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　箋伊洛至之時　正義曰伊洛
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
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爲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

者故以成之解此象既多最後言羣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
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
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
至攸寧　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
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
聚集於此者皆是懷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寛博其羣臣之長
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　鄭以
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
寛明故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寛室明
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　傳有覺言高大箋覺直　正義曰
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美在
於高大箋以柱之爲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　傳正長冥幼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寛博
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
大之楹皆少長懷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

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　箋噲噲至之貌　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煟煟爲室宇寬明之貌　下莞至維蛇　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己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爲燕以否未可明也

箋莞小蒲至落之　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

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
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
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
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
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席與君臣安
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君臣燕樂之席
其室內寢卧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
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
傳言善之應人　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
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
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　箋熊羆至吉祥　正義曰以熊羆
四足而毛故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
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
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
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

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
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
有毛似豬鬛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
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
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箋大人至生女　正義曰以占夢之
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
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
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
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
祥侮慢故老故剌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
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
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至君王　毛以爲
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
則衣著之以裳則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爲早下璋見效奉臣職
時已其泣聲大喤喤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

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裳爲王外
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　傳半圭至之職　正義曰知璋半圭者
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
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文也
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
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
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
峨髦士攸宜是也　箋男子至有漸　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
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卧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
夜卧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外內爲義故知男子衣
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
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
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
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皆在孩幼
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

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
寢於地責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褓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
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　箋芾者至黃朱　正義曰箋以經言室
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
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
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
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
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
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
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至詒罹　毛以爲前夢虺蛇今乃生女
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褓衣則玩弄之以紡
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
又無威儀唯酒食事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
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貴遺父母憂也
鄭唯以儀爲善爲異餘同　傳裼褓也瓦紡塼　正義曰書傳說成

王之幼去在襁褓褓縛兒被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
瓦礫而已故去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爲
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
人之義　傳婦人質無威儀　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
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
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箋儀善至非婦人　正義曰
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
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
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
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
事也　箋厲王至之數　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
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
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
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

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
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
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校師主養馬此宣王
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
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
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
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
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
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玄六牲謂牛馬羊豕犬
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
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
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傳黄牛黒脣曰犉　正義曰釋畜云黒脣曰犉傳言黄牛者以言
黒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黄者衆故知是黄牛也某氏亦曰黄牛
黒脣曰犉　箋汝宣王〻〻如古　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

維羣九十其犉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辭
之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羊之有多少也犉者九
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者
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傳蓑所以至御暑 正義曰
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
禦暑雨也旣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爲禦雨不以笠禦暑者彼
蓑笠同槀車所載槀車潦車也爲雨而設故不同也 傳異毛
色者三十 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
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
之祭祀索則有之 傳騫虧 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虧作臞
牧人至溱溱 正義曰牧人所牧旣服乃復爲王興夢夢見衆人
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旣爲此夢以告占夢之
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
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孰相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
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孰民滋是國之休慶也

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

箋牧人至國事　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旣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亦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　傳陰陽至衆多　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　箋魚者至豚魚吉　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今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其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其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値天淵二五皆坎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

則魚利豚魚以喻〻民也〻爲明君賢臣恩意〻所供养〻 故言及
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恩
澤及民觀彖爲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八

計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字